

■ 黄昭寅 张士献 / 著

唐宋词史论稿

TANGSONGCLSH
LUNGAO



山东大学出版社



唐宋词史论稿

责任编辑
王桂琴

封面设计
臧传宁

ISBN 7-5607-3268-2



9 787560 732688 >

定价:15.00元

大学生素质教育系列教材

唐宋词史论稿

黄昭寅 张士猷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词史论稿/黄昭寅,张士献 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11
ISBN 7-5607-3268-2

I. 唐…

II. ①黄…②张…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②宋词-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223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6.875 印张 173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大学生素质教育系列教材》

编 委 会

名誉主任 贺金玉

主 任 季桂起

副 主 任 张文圣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秋立	王吉华	王 毅	丛森滋	刘红英
刘连兴	孙如军	朱秀英	巩建闽	张士献
张文圣	张国庆	李志勇	李铭亭	陈云侠
陈天祥	季桂起	贺金玉	姜曰华	相子国
钟 玲	徐 静	梁国樞	焦传珍	

序

20 世纪末,在高等教育领域兴起的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切入点的素质教育正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理念不断升华,围绕素质教育的教学改革不断深化。

素质教育体现了以人为本、直接着眼人的发展的教育思想,关心的是人最根本的质性方面的发展(“素”本身含有原本、根本之义)。因此,开展规范性的素质教育,不仅能够丰富知识,启迪智慧,而且能让学生的精神更加高尚,形象更加完美。素质教育准确而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论断,体现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素质教育直接对高等教育的课程及其结构改革提出了新的任务。大学课程大体可分为人文课程、自然课程和社会课程三大类。长期以来,人文课程被忽视、削弱,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缺憾,因此,在基于素质教育的课程改革与建设中,应着力抓好人文课程的改革与建设,构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作为人才培养的依托和凭借,课程改革与建设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和重点,是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和前提。课程改革与建设的水平和成效关系到学校能否培养出高

素质的人才,进而影响到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素质教育的课程建设首先需要建立相应的教材体系。根据高等院校的教学实际,我们拟设立教材建设基金,在近期推出一套特色鲜明的《大学生素质教育系列教材》。出版《大学生素质教育系列教材》的目的有三:(1)培养学生对学术和文化长远发展的兴趣;(2)拓宽基础、沟通文理,让学生掌握一些学术领域最基本的思维方法和思想体系,即有合理的知识能力结构;(3)进行科学人文精神的素质教育,培养学生丰富、高雅的情趣,最终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全面素质的人才。据此,我们制定了遴选素质教育教材的六条标准:(1)有利于学生了解人类最基本的知识领域和思维方法;(2)有利于加强学生的人文素质、创新能力和基础知识;(3)有利于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4)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5)有利于引导学生了解学科前沿的最新成果、趋势和信息;(6)有利于学生从综合角度增强对现有一级学科的理解。

《大学生素质教育系列教材》的编写、出版和使用,必将促进高等院校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诚望广大教师不辜负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把握《大学生素质教育系列教材》的主旨,热忱参与系列教材的建设,为学校的改革发展作出贡献。

山东大学出版社为该系列教材的顺利出版提供了诸多便利,并投入大量人力进行策划和编辑工作。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贺金玉
2006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唐宋词史——演进论	(1)
第一节 诗乐演进	(1)
一、《诗经》、《楚辞》与音乐	(1)
二、乐府诗歌与音乐	(4)
三、唐代的音乐	(8)
四、唐代的音乐诗	(12)
五、唐乐与唐词	(17)
第二节 唐代诗词的自然演进	(21)
一、敦煌杂曲子	(21)
二、唐诗对唐词形成的影响	(29)
三、诗人、词人一体与诗、词同源	(40)
五、唐代文人词	(49)
六、唐诗对于宋词的承传	(56)
第二章 唐宋词史——创作论	(67)
第一节 温庭筠与花间词派	(67)
第二节 李后主与南唐词派	(85)
第三节 晏殊与江西词派	(101)

第四节 秦观与婉约词派	(112)
第五节 周邦彦与格律词派	(135)
第六节 苏轼与豪放词派	(154)
第七节 姜夔与风雅词派	(175)
第三章 唐宋词史——传播论	(186)
第一节 唐代诗歌的传播	(186)
一、唐人题壁诗	(187)
二、唐诗演唱	(191)
第二节 唐宋词的传播	(195)
一、书面传播	(196)
二、口头传播	(198)
参考书目	(208)

第一章 唐宋词史——演进论

第一节 诗乐演进

一、《诗经》、《楚辞》与音乐

从诗歌与音乐的产生与发展来看，它们都起源于生活，起源于劳动。在春秋战国以前，诗、乐、舞三者还处于混沌未开的时代，且音乐处于中心地位。《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话不仅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而且强调了诗歌与音乐、舞蹈的特殊关系。朱光潜在《诗论》中说：“在原始时代，诗歌可以没有意义，音乐可以没有和谐，舞蹈可以不问姿态，但是都必须有节奏。”“任何一种艺术的起源、发展与兴盛都不是孤立的，它与其相邻的艺术门类常有一荣俱荣、一衰俱衰的关系。”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诗与乐的关系，因年代的久远，已难以考查。但我们知道，《诗经》的风、雅、颂

都是音乐的分类,其中十五国风和小雅的一部分是民歌,小雅的部分作品和大雅则是贵族士大夫的作品,颂是宗庙祭祀的歌舞;并且《诗经》中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分章的,所谓“章”,其本意是指音乐乐调的一个段落,到后来,和这个音乐段落相配合的歌词也称作章;另外,《诗经》那种回环往复、重章复沓的形式也正是音乐中反复歌唱留下的痕迹。可以说,《诗经》是诗乐合一留给后世的最有力的证据。

《楚辞·九歌》是屈原根据楚国的巫歌改编的,是楚辞中最接近楚歌的。它的句式特点是“兮”字在句子的中间,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战国时期乃至汉初的楚歌也都是这样的。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指出,楚辞中的“乱”就是音乐结束的段落,是全曲的高潮,“少歌”是大型乐曲两个结束段落中的前一个段落,“倡”是乐曲的过渡段落。《九歌》是可以唱的,而《离骚·九章》等屈原模仿楚歌体制而创作的作品,则已经是不歌而诵的了。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诗歌和音乐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文人诗歌与音乐逐渐分化,已经开始逐渐脱离音乐向纯文本形式发展。楚汉之际,只有少数即兴创作的楚辞例外,仍在歌唱。《史记·项羽本纪》云: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裴廙集解引应劭曰：“楚歌者，谓鸡鸣歌也。汉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司马贞正义：“颜师古云：‘楚人之歌也，犹言吴讴、越吟。若鸡鸣为歌之名，于理则可，不得云鸡鸣时也。高祖戚夫人楚舞，自为楚歌，岂亦鸡鸣时乎？’按：颜说是也。”美人虞所歌，正义引《楚汉春秋》云：“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又《史记·高祖本纪》云：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又《史记·留侯世家》云：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项羽、美人虞、汉高祖均为楚国人，所歌均为楚辞。

二、乐府诗歌与音乐

在汉代，为适应统治者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乐府诗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也是人所共知的。乐府一面收集民歌进行改编润色，一面为一些文人创作的诗歌制谱配乐。乐府原是汉代的掌管音乐的中央官署。由于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人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词。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在《明诗》、《辨骚》之后，另立《乐府》一篇；同时，萧统《文选》，亦在“赋”、“诗”、“骚”之后，另立“乐府”一类。明确地把“乐府”和“古诗”相对并举，以区别人乐的歌辞和讽诵吟咏的徒诗这两类诗歌体裁。

乐府是诗歌与音乐的结合体。《汉书·礼乐志》说：

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

又说：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西京杂记》载：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连。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

塞》、《望归》之曲。侍妇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声入云霄。

汉代君主如高祖、武帝、成帝等，其夫人，不少出身低下，如姬、倡、讴者、舞者之类。歌舞乃诸夫人所长，史传多有记载。《汉书·外戚传》记载：

后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太子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己，常欲废之而立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益疏。如意且立为赵王，留长安，几代太子者数……高祖崩，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

又载：

孝武卫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号曰卫氏，出平阳侯邑。子夫为平阳主讴者。

又载：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

又，《汉书·佞幸传》载：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列《外戚传》。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

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

又，《汉书·外戚传》载：

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成帝尝微行出，过阳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说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婕妤，贵倾后宫。

又，《西京杂记》载：

赵后有宝琴曰凤凰，皆以金玉隐起为龙、凤、螭、鸾、古贤、列女之象。亦善为《归风送远》之操。

君主喜欢乐人，正说明其喜欢音乐。乐府机构的设置，出于汉武帝，良有以也。

两汉乐府歌辞，今仅存三四十首，还有部分谣谚和少量文人诗歌。《汉铙歌十八曲》，由于当时“但取铙歌为军乐之声”（朱乾《乐府正义》），曲、辞早已分别存用，而歌辞久未整理，声、辞混杂，不易通晓，其中有原始古辞或后补之辞，则其写作当在西汉初期或更早时期。《相和歌》本是汉旧曲，《宋书·乐志》所谓“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宋书·乐志》载：“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白头吟》之属是也。”《乐府诗集》卷二六说：“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从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而言，乐府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或是因声而作歌，或是因歌而造曲，或是自度新曲，或是改用前调。一般说乐府每一个曲调有一个名称，歌词就以此为名，也没有什么诗题，同一曲调可以配上不同歌词，犹如后世的填词。在这种情况下，曲名和歌词的内容不一定非常吻合。

乐府官同黄门，两汉黄门乐人也写作歌辞，如李延年就有《北方有佳人》歌一首，东汉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更是乐府歌词的名篇。由于乐府事近倡优，在人品分清浊、诗乐辨雅俗的传统观念中，是受到轻视的。《汉书·史丹传》载：

建昭之间，元帝被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鞀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赍铜丸以撻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丹进曰：“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鞀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于是上嘿然而笑。

陈惠、李微为黄门鼓吹，汉元帝不免顾忌，文人势必更受拘束。而乐府歌曲为俗曲，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认为，五、七、杂言歌辞是“俳谐倡优所用”的俗体。所以，钟嵘《诗品序》也说，西汉“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东汉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为数甚少。大约在顺帝、桓帝时期，涌现出一批无名氏文人写作的五言诗，这就是《古诗十九首》。其中有的就是乐府歌辞，到魏晋仍被弦歌。

东汉民间歌谣异常活跃，多与汉光武帝采取听风察政的用人政策以及迷信谶纬术数有密切关系。光武帝“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促使“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建武、永平之间，吏事深刻，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①“谣言”即“谓听百姓风谣善恶”^②。和帝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

① 《后汉书·循吏传序》。

② 《后汉书·刘陶传》李贤注。

各至州县，观采风谣”^①。灵帝也曾“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②。以至于州官上任，也“羸服间行”，“观历县邑，采问风谣”^③。这种用人政策与措施，显然助长了地方吏民士流利用歌谣制造舆论，成为结党斗争的政治手段。与此同时，推行谶纬术数的儒生方士往往编造、利用民间歌谣以神其说。因此，有关史传志书所载歌谣，多为政治性和风俗性的徒歌谣辞，其中相当一部分实出文人之手，其采集与音乐官署无涉。

到建安时期，还用所谓“乐府旧题”写诗，但内容却往往与原来的曲调名不相符合，譬如《蒿里行》、《薤露行》本是送葬的曲调，曹操却用来写时事，诗体也改成整齐的五言。至此，诗歌与音乐已经处于貌合神离的状态。此后，逐渐衰息。《文心雕龙·乐府》说：“观高祖之咏《大风》，孝武之叹《来迟》，歌童被声，莫敢不协；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据此，乐府的“事谢丝管”，与音乐脱节，在魏晋时期。

三、唐代的音乐

随着经济的发展，都市文明也空前繁荣发展起来，成为唐代音乐诗繁荣发展的真正的舞台。所谓音乐诗是指吟咏音乐的诗歌。长安、洛阳、扬州等著名的通都大邑，是唐代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也是诗人荟萃、歌舞盛行的繁华之地，它们的繁盛与唐代音乐诗的繁盛息息相关。在这里，管弦歌舞，缙绅

① 《后汉书·李郃传》。

② 《后汉书·刘陶传》。

③ 《后汉书·羊续传》。